



「發展文化軟件」及「與藝術界的溝通和合作」
監察西九文化區計劃推行情況聯合小組委員會

書面陳述

2013年5月27日

1 與政府、立法機關及民間的關係

- 1.1 政府與立法機關應以「抓大放小」原則，在財務與專業守則上密切監察，但在具體細節上應信任團隊的專業判斷。
- 1.2 文化發展是屬於廣大市民的，當局應容讓公民社會對西九的各項計劃有充份時間凝聚共識；切勿越俎代庖，尤其須確保表達自由及文化多元。（見附件一，梁寶山：〈M+「吹脹」藝術 洩氣解密 當代藝術與社會難題〉）
- 1.3 西九管理局既要避免重蹈康文署的官僚作風，發揮彈性管理的市場運作優點，但同時須向公眾保持高透明度。此有賴立法會的適度監察，特別就重大爭議要求公開相關文件。
- 1.4 現時西九董事會組成偏重政、商界及大型文化機構代表，應加入中、小型藝團代表，以提供前線從業員觀點。

2 行業及體制

- 2.1 有鑑於各地文創產業發展經驗，均以大量中、小企業(SME)為主體。但香港則偏重大型機構及項目發展，必須以政策扶助中介機構及個體自由從業員。令行業內備有充足的相關多樣性(related variety)，西九才能為香港整體文化發展帶來正面作用。（見附件二，林藹雲：〈邊陲城市的文化躁動〉。）
- 2.2 現時個體從業員的專業重要性被制度性歧視，必須加以糾正。（尤其在撥款及政治代表性上）
- 2.3 應為西九各級人員制定專業守則，避免利益衝突，尤其在購藏及委約政策上，才能強化團隊的專業聲譽，增強市民的信任。

3 人才資源及教育

- 3.1 西九團隊應保持適度的區域流動，鼓勵本土人才增進國際視野、國際

人才加強本土關懷，建立與鄰近地區文化機構建立雙向人才交流渠道。

本會對在籌建階段硬性規定優先聘用本地申請人甚有保留，擔心只會揠苗助長，窒息本土與國際的良性互動。

- 3.2 本會歡迎政府撥款 1.5 億以培訓藝術行政人員，但擔心欠缺周全研究，只會藥石亂投。應先全面審視各級課程的學術水平，密切關注人才需求轉向，加強基礎人文學科修養，避免課程供過於求，或過於偏重工具知識。（本會認同缺乏中、高層人員的觀察。見附件三，鄭新文：〈藝術管理培訓撥款如何發揮效益？〉；及附件四林嘉敏：〈「濫開課程」扭曲教育觀念〉。）
- 3.3 除行政人員外，香港亦缺乏藝術評論、藝術新聞及書寫人才。提高公眾欣賞水平，並向國際闡述香港文化獨特之處，均有賴良好的中英語書寫人才。建議西九與媒體建立伙伴關係，改善稿費低微現象(中文寫作稿費尤低)，提昇寫作質素。
- 3.4 現時行業缺乏基本勞工保障，包括薪酬制度、職業健康及退休保障等。在薪酬水平方面，「肥上瘦下」現象普遍，不利吸納人才及持續發展。本會建議西九管理局制定人員薪酬指標，帶領改變風氣。

4 其他：

- 4.1 本會就有關 M+ 的整體方向，是否如《文化視野》報導所指，已脫離收藏及研究「視覺文化」原意，希望西九管理局回應，將如何在團隊人員、購藏及策展上反映。
- 4.2 此外，本會認為西九管理局必須向公眾解釋超支原因，顯示服務香港社會的誠意與決心，並為香港帶來更高水平文化生活的能力，令市民認同西九計劃物有所值。

明報

D04 | 副刊世紀 | 世紀·藝術政治 | By梁寶山 | 2013-05-04

M+「吹脹」藝術 洩氣解密 當代藝術與社會難題

「李立偉很快就會知道，視覺藝術並非首要的文化議程。而且這裏的媒體已準備好隨時替現代藝術戴上『醜聞』的帽子，尤其是針對那些現成物傳統（ready made tradition）相關的作品。雖然杜象的挪用手法幾乎已有一世紀的歷史，但人們仍然喜歡以『欠缺技巧』來向現代藝術找碴子。」——英國歷史學家、評論家 Richard Cork（2000）

編按：這邊廂，有私人機構邀請橡皮巨鴨設計者在尖沙嘴展出作品，吸引大量市民拍照留念，好評如潮；那邊廂，西九管理局 M+主辦的「M+進行：充氣！」放置在西九的充氣橡皮藝術品，則因外形似一團糞便的作品（Paul McCarthy：Complex Pile）引來各方爭議，更一度穿洞泄氣，被網民冷嘲熱諷。關心 M+動向的香港藝評人梁寶山，談談香港推廣公共藝術的先天不足，並看看 M+行政總監李立偉正在面對什麼困難。

早前，立法會「監察西九文化區計劃推行情況聯合小組委員會」上，陳鑑林的藝術理論（「凡是不雅淫褻，甚至有政治、侮辱成分的藝術品，都不屬於藝術品」）引來藝術界嘩然。都說 M+惹火，繼實力派畫家質疑收藏欠缺技巧的當代藝術、本地當代藝術家群起質疑威尼斯雙年展安排後，這回的立法會質詢，終於落到政治頭上。陳鑑林其實不是無的放矢，原因是一開波便被何姨姨（何秀蘭）借艾未未挑機，問西九有何機制保障策展獨立性與表達自由。網上重溫整個會議，陳議員的言論其實只是冰山一角，綜觀議員對文化議題的認識水平，原來與政治取向無必然關係。

何況藝術與真理之別，正在其愈辯愈唔明，以當代視覺文化為主題的博物館，為社會帶來的難題注定只會陸續有來，甚至是意料之內。

如何以文化手段重塑城市品牌

各黨派議員主要質詢有二：一、以 1.7 億交換得來烏利?希克藏品後，M+再購入了 867 件藏品。議員質疑「館都未有，為何急於購入展品」？二、現有的 14 人團隊本地人太少，難道香港真的缺乏合適人選？即將開設的 7 個崗位，應讓本地人才優先。打從倡議開始，西九作為城市地標，與其實質文化含量及跟本土文化脈絡的相關性，一直都是文化界最關心的熱點。只是到了立法會，都變成了簡

化的二元對立。

博物館購藏不同於為客廳買「襯畫」，睇餸食飯，硬件先行。只有空殼沒有藏品的只能算是藝術中心或地標。若以「睇餸食飯」為喻，藏品是餸，博物「館」是飯——建築的規模及風格應配合藏品、反映主題。不少博物館，如紐約 MoMa，1929 年草創後長達 10 年沒有固定館址，卻因展品而揚名立萬，在第 53 街的現址，近年才隨藏品和人流增長而擴建（當然還有地價飆升的賣地因素）。甚至有些老牌博物館，像華盛頓的 Freer Gallery，內內外外均其貌不揚。博物館變成城市地標的同義詞，要等到本世紀初西班牙 Bilbao、東京六本木森美術館、和倫敦 Tate Modern 等連同城市重建一併規劃的項目，目的是以文化手段，重塑城市品牌。影響所及，內地大城市也在爭相效尤；新建的廣場、市政府與文化及體育場館平分春色，但策展及藏品卻往往外強中乾。佔盡高鐵城際網絡地利，並以表演藝術及當代視覺文化為先的西九，客觀條件以至政府早期的如意算盤，均「被」注定將會成為香港的文化迪士尼。幸好經過民間的大力反對，推倒重來之後，各方脆弱的共識，是西九的首要服務對象應為本土市民。50 年前大會堂成立，急於打造本土身分的管治工程，正是硬件先行。履新才 3 個月的首任館長，要在手空空無一物的情況下舉行展覽，結果鬧出大頭佛。如果將來的訪客（無論本地或外地）到訪 M+ 之後，只記得在門前豎起 V 形手勢拍照，卻連一件刻骨銘心的作品都沒有看到，這不但是西九的失敗，更是香港圖借西九洗脫文化沙漠污名的轉型失敗。

誰願與康文署分手？

從市政局至康文署，整個管治機器累積了 80 年的硬件式思維，也不是沒有看到改變的跡象。議員雖然把飯與餸搞亂了，卻留意到人才軟件的問題。威尼斯雙年展爭議，本地視藝界對藝發局與 M+ 的舊恨疊新仇，前文已作分析。是雞脾打人牙齦軟，抑或既往不歸咎也好，如今李傑在意大利開展在即，這一代藝術家注定是西九的第一代受益人，實習計劃收到 786 份申請更是最好的說明。一如近年各地的工運面對的左右抉擇，對立面從工人 v.s. 資本，狹義化到本地 v.s. 外地工人。換在藝術場域，我們是否願意接受，我之能受聘走入西九這個熱廚房，只因我是根正苗紅的本地人嗎？就當是筆者對當代藝術的偏見吧——當代藝術根本就是全球化的一部分——真的——要麼不玩，要玩就得要細察在地的各種條件，才能真正顛覆掩藏在全球化之下的區域分工，搗亂本土視野與國際經驗，才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難題是比起展不展出某些藝術品的消費式喧囂，這些被掩藏在呈現政治（representational politics）底下的深層次矛盾，更加考驗我們的自信、耐性和分析力。

香港是否真的蜀中無大將？有議員質詢為何不向康文署挖角。可憐不好說明的事實，是藝術界之所以對西九充滿期許，正希望它不會重蹈康文署（以至藝發局）的覆轍。筆者並不質疑館方人員的專業水平，但康文署自有其歷史軌迹與命運，根深柢固的官僚文化，架牀疊屋的管理程序，均不利於當代藝術發展。更何況康文署升遷體制完善，職業前途與聘用條件遠較西九管理局優厚，過檔即是與高官厚祿作對。再者，文化場域，講求相關多樣性，才能成行成市，不單只是藝術潮流，更在於組織方式，公營、私營、本土和國際機構環環相扣，大小並存、不能互相取代。藝術館重建、開展油街項目，及至 Art Fair 與畫廊業的雄心勃勃，都是西九的蝴蝶效應。念一個本科學位，也要 4 年時間。培育本地人才，不能揠苗助長，現時 M+ 團隊只有 14 人，大部分履新才兩年；技術與人脈轉移，真的言之尚早。

M+是無辜的？

好像幫 M+ 說了好多好說話，然其實我真的對當代藝術非常悲觀。不是翻舊帳，只是真的碰巧看到李立偉 13 年前建立 Tate Modern 時的英國報章專訪。正好拿來跟這一期《藝術界》香港專輯裏的訪問對照。Young British Artists 現在雖已家傳戶曉，但那些橫切的鯊魚、與男人睡過的牀鋪……當代藝術的屈機美學（endgame aesthetics），不單向究求技藝的傳統宣戰（包括不斷為其宣告死亡），更故意向社會大眾挑機。大便作為藝術，媒體炒作、眾人圍觀，又愛又恨，爭議當宣傳——這種方程式，由 Staachi 先拔頭籌，再由 Tate Modern 推波助瀾，技術轉移到港，M+ 重施故技。當全城目光都在追隨鴨仔之時，我更認為盛事的英文名稱 Inflation，才最可圈可點——它不但說明了作品的物理特性，更換喻着當代藝術的「通貨膨脹」，平凡 / 庸之物也雞犬升天。M+ 博物館要等到 2017 年才有望建成，如何在日新月異的文化潮流和政治鬧劇之中，仍能以「非物質」的方法保持公眾的熱切期待？看着這些臨時地標，真不能不佩服 M+ 團隊的吹脹創意！Tate Modern 不單令被視為保守落後的英國成功變身成文化工業龍頭，更標誌着工黨最好的時代。從前，藝術遙不可及；當代，藝術唾手可得。從前欣賞藝術，要接受教育；今日欣賞藝術，只要 likelike 就得。英國政治學學者 Jim McGuigan 認為這種伴隨新自由主義而形成的文化轉向，只是表面民主。以文化上的多樣性，掩蓋政治上的無得揀。

問藝術應否談政治，像問中學生應否談戀愛一樣，當中的應否，早應為「如何」取代。購藏陸續開展，看來要擺平藝術家的「點解有佢無我」的問題不難。在藝術圈的微政治與社會上的大政治之間，如何左右逢源？「吹脹」藝術開幕前一天到立法會解畫，李立偉再三以人頭擔保表達自由，總覺得多少是仗着後殖民地 / 新自由主義對「國際」專家潛意識的投鼠忌器。不過同樣值得注意的是 Tate Modern 成立之初，李立偉曾說希望可以做到 70 歲，但願李先生真能與香港長相廝守，並且讓吹脹落地生根。這有賴議員文化水平的提升，抓大放小，旁觀

民間在爭議中磨合。而作為藝術家，既然大家都已上了當代藝術這艘賊船，唯有各取所需，在顛簸中前行——否則，一身屎！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再論 M+ 是與非——當代藝術作為社會難題」）

文·梁寶山

信報財經新聞

A17 | 時事評論 | 文化論政 | By林藹雲 | 2013-02-15

邊陲城市的文化躁動

一提起創意文化產業，往往會勾起諸多想像，一種是荷里活、迪士尼等「大茶飯」，另一種是文化創意商業化下，小眾或探索性藝術給擠壓的凋零意境。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及發展部「群芳」過去兩年「文化創意中小企業的跨界別協同效應：創意、人才與企業精神」的研究計劃，就是希望在上述兩種想像之間，探索新的方向。文化創意中小企，不單是最能製造機會及吸納勞動力的區塊，也因為其立足本土的特性，最能保留和再生產本地文化。是故，歐盟面對最新一輪金融危機提出來的對策，是透過幫助文化創意中小企去幫助青年發展事業；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過去亦一直建議政府機構調撥更多資源，以發展文化中小企的形式，去保留和發展一些消失中的文化。

顛覆位置使文化流動

然而，自九七金融風暴爆發以來，香港政府天天掛在口邊要產業多元、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到頭來資源卻集中到幾個大型的建設項目。文化創意產業的政策，並沒有利用香港的地緣和本土文化優勢，去開拓更多空間。

自回歸以來，香港的經濟發展主要是北望大陸。背靠一個新興的經濟體系，區域性經濟整合實在無可厚非，尤其是近年大陸要進行產業升級，希望借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軟實力，卻礙於國內既有的政治審查制度，產業難以走向國際。在這格局下，香港再一次成為中西方的中介。譬如說，目前大部分針對國際市場的电影，均為中港合拍片，創作人在審查制度下，尋找與西方價值、美學、風格等層面的對話。

可見，香港雖處於大中華邊陲，卻因為殖民的歷史及廣東文化，形成一個抵禦中（大陸）、西（殖民）文化霸權的邊緣文化空間，這個顛覆的位置使文化保持流動，成為推動創意的動力。舉例說，香港的廣東方言、電影動作風格、飲食文化、「無厘頭」低俗幽默、甚至示威抗爭手法，不論在大陸、海外華人、還是西方社會，均能佔一席位。

對邊陲文化失落的反動

這種邊陲文化的特色，近年卻因表達上自我設限，以及在大中華市場的浮沉之

間，慢慢褪色。譬如說，很多電影題材，如黑幫、黑警（dirty cop）、政治性的題材，就因為大陸的政治審查而大幅減少，而本來在海內外紅極一時的 Canton-pop，已由 Korean-pop 慢慢取代。

邊陲文化的失落，其中一個原因在於香港文創政策缺乏本地文化的定位，取而代之的是抽象的市場、消費和進出口的想像：透過中港更緊密經濟合作進入大陸市場、輸入不同地方的文化表演與展覽（迪士尼、西九場館等）及文化消費者（自由行、高鐵）。這些想像，使香港從一個文化再生的城市，變成一個文化進出口港。

近年八、九十後文化青年的躁動，以及本土保育運動，正是對邊陲文化失落的反動。

今天躁動中的青年，受惠於大專學額擴充，較上一代有更多知識，他們本來是重建香港這文化再生城市的新力軍，卻因為產業缺乏多元，學無所用。文化創意中小企的發展，本來正好吸納這創造性的能量。

然而，要創造新的空間，就要透過政策打破目前壟斷的經濟，包括地產霸權、電視和電台廣播的壟斷。可惜，在地產、金融及自由行消費主導的經濟下，中小商企的空間不斷遭壓縮；同時，中央對港的控制加緊，令文創產業相關的領域也受到打壓；去年數碼廣播電台的股東爭拗，新的免費電視牌照遲遲未發，當中的政治操作，大家心照。

政策缺乏文化內涵

文化青年的躁動，不論在空間上（如石峽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的建立）或政策上（保育），已迫使從政者「補鑊」。事實上，在一些研究個案裏，它們或多或少都得到一些政策上的幫助才能成事。詹瑞文的「PIP 文化產業」，在脫離政府資助前，建立了流行劇場的營運經驗；G.O.D 在石峽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設立了「住好 D 街頭文化館」，透過策展本地文化創作以吸納本土元素到家品設計；Daydream Nation 在灣仔開設的第一間旗鑑店，間接受惠於本地的文化保育運動，獲太古地產資助，建立品牌在香港的形象。

除政策外，香港本土或邊陲文化的特性，亦幫助這些品牌在區域經濟中定位：PIP 的劇場吸納了大量廣東方言和香港的古惑仔性質；G.O.D 打正旗號再生香港的「街頭文化」；Daydream Nation，則以西方的文化價值衝擊香港愈來愈僵化的社會。這些中小企把自己的品牌內容，透過海內外中小企之間的合作，以不同的媒介和形式再生和散播。這些創意經營策略，不單涉及技巧，還要有厚實的文化觀作為基礎。

目前香港的創意文化教育，均缺乏對本土文化的整理與反思。相反，近年中港對立的情緒，卻引起了社會的激辯。在激盪的思潮中，慢慢形成新的邊陲文化觀與文化再生力量。辯證地說，經濟與政治壟斷的死結一天解不開，躁動沒完沒了，而邊陲文化再生的力量，自然從經濟生產的領域流向政治的領域，生生不滅。

作者為香港獨立媒體網編輯本欄逢周五見報，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發展，集思廣益，出謀獻策。

林藹雲

信報財經新聞

A21 | 時事評論 | 文化論政 | By鄭新文 | 2013-04-05

藝管培訓撥款如何發揮效益？

特首《施政報告》指出，將額外撥款 1.5 億元，在未來五年加強培訓不同資歷的藝術行政人才。筆者三十多年前開始參與藝術管理工作，最近十年主要從事專業人才的培訓，對此當然非常支持，但也很關注這筆款項如何發揮最大效益，希望它不限於提供獎學金和培訓資助。首先應該探討究竟我們欠缺什麼？哪個層次的培訓機會不夠？然後制訂因應措施。

一、須因應中高層藝管人員培訓筆者認為香港因應初級藝管人員的專業培訓（講座、工作坊、論壇、實習）和大專學院提供的藝術／文化管理碩士課程（三個）已經相當豐富，也有不少到海外短期培訓／實習的機會。香港藝術行政人員協會每年主辦的「文化領袖論壇」，已成為業界專業交流的重要平台。

不過，因應中高層藝管人員的學院和專業培訓課程比較缺乏，只有香港大學因應文化領袖辦的「文化領航學程」，藝術發展局每年提供獎學金給高層藝術管理人員參加英國 Clore 文化領袖訓練課程。筆者去年開始替香港教育學院設計因應在職藝術管理人員的短期課程和工作坊，並正在籌劃本地唯一因應區域中層藝管人員的藝術管理碩士課程（還在評審階段）。

當局應該多關注如何促進更多中高層藝管人員的培訓機會，無論是大專院校相關課程的國際化，還是具國際水準的專業培訓短期課程／工作坊，也需要支援更多中高層藝管人員（包括非營利藝術機構的董事）進修。

二、實幹經驗結合理論總結藝術管理人員的專業能力是須要磨練出來的（通過邊做邊學和實踐發揮的機會），包括相關的理論技巧也要通過個人實踐才能內化。但不斷的實踐並不保證會達到較高的水準或效益，所以藝術管理者有一定的工作經驗後，最好能進修相關的理論、案例、同業的見解，結合本人實幹經驗的反思總結，他的洞察力、判斷力和管理能力都會有所提升。所以因應中高層藝術管理人員的培訓課程可以達到較高的效益。

因為人數所限，本地在政府以外工作的中層藝術管理人員流動性偏低，他們的接觸面往往限制了他們的潛力更好地發揮。故此他們應該修讀藝術／文化／工商管理的碩士課程，獲得比較全面的訓練開闊視野，接觸一些在日常工作上沒有機會面對的領域相關理論和案例，為未來的挑戰更好的裝備自己。這些碩士課程除了

專業知識和技巧的傳授外，也致力提升學員的知能，包括研究、分析、解困、自我反思總結等各方面能力，對學員的專業發展和個人發展都有幫助。

三、培養業界第二梯隊

香港非常缺乏高層藝術管理人員，每次九大藝團行政總監離開都要費很大的精力才找到繼任人，在資源短缺的背景下，本地的藝術機構大部分沒有資源（包括時間）考慮培養「第二梯隊」可以理解。在未來十年需要大量中高層藝術管理人員的背景下，我覺得培養「第二梯隊」可以在整個業界層面考慮，設計一個機制選拔和培養本地最有潛質成為 CEO／文化領袖的中層藝術管理人員，在特定時期內支持他們的個人和專業提升，包括修讀適合的學院課程或領袖訓練、到海外調研、考察、參加短期課程，並進行對業界有用的專業調研等。在擴寬視野的同時提升他們對行業整體發展的承擔。這個構思的可行性有待詳細研究，但相信對雇主雇員都有好處。

四、支持實務和學術專案研究除了支持培訓外，業界和政府也應該關注其他有助提升藝術管理專業水準的措施。香港一直缺乏文化政策和藝術管理方面的研究。藝術機構也很少有資源聘用管理顧問公司，進行有助管理決策和營運效益的論證。甚至大學也很少相關的學術研究。

因為藝術管理課程通常是「文學碩士 MA」，屬於自付盈虧的營運模式，學院極少聘任全職教師。我建議培訓藝術管理人員的專項經費撥出部分支援：1. 委約有關香港文化環境、文化消費、在職藝術管理人員的培訓需求等方面研究；2. 成立專項資助計劃，資助個別藝術機構進行有助管理決策和營運效益方面的顧問研究；3. 成立專項資助計劃，支持中小型藝團聘用短期顧問，為機構的策略和營運提供意見。

更多實務性和學術性的研究報告，不但可以替藝術機構提供更多有用的管理資訊，也可以將成功的模式更好地推廣。

五、把握成為藝管培訓中心機遇西九龍文化區的開發、內地和區域文化設施配套的急促發展，特首對藝術管理培訓的政策支持，均為香港提供良好條件成為本區域的藝術管理培訓中心。

要達到這個願景，需要主要持份者（民政事務局、康樂文化署、西九龍管理局、藝術行政人員協會、開辦藝術管理課程的大專院校）的促進和合作。落實成功不但能解決香港藝術管理人才需求的問題，更通過培養區域內優秀藝術管理人才而提升了香港的「軟實力」。

作者曾任香港藝術節協會行政總監、香港藝術發展局秘書長、上海音樂學院藝術

管理系主任，現為香港教育學院兼任教授，藝術發展諮詢委員會委員。

本欄逢周五見報，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發展，集思廣益，出謀獻策。

鄭新文

信報財經新聞

A19 | 時事評論 | 文化論政 | By林嘉敏 | 2013-03-08

「濫開課程」扭曲教育觀念

大專校院「濫開課程，學歷貶值」時有所聞，箇中因由心照不宣。2011年，教資會《高等教育檢討報告》批評八大院校資助學位和自資課程的賬目含糊，教育局遂於2011年12月7日向立法會報告，2010年八大院校透過副學士和修讀碩士課程，每年學費盈餘高達9.55億元，較2008年急升2.4倍。

就此議題，筆者嘗試參考由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出版的《香港視覺藝術年鑑1999》、《2000》、《2003》至《2011》有關「藝術教育」的數據，粗略整理這十多年來藝術課程的開辦情況。

根據《年鑑1999》凡例，該刊輯入香港八大院校及其他由政府資助的主要學校所舉辦的課程：博士、碩士、學士、高級文憑、文憑及證書課程，主要分為「大學課程」及「其他專業及持續進修課程」。這個編輯方針直至《年鑑2011》為止大致不變，只加入新增課程如副學士、高等文憑／深造文憑、專業文憑等。此外，《年鑑》將八大院校開辦的某些課程歸入「其他專業及持續進修課程」，例如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是跟香港大學分開處理的。本文將集中分析由1999至2010年之間的數據。

1999年與2000年一年間雖多出24個課程，但細看亦屬合理，例如該年首次輯入城大兩個課程、教院多添6個課程（其中各類課程只添一至兩個，其後亦相差無幾）、於1999年成立的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多添4個課程等。兩種課程的升幅亦相似，分別是33%及29%。

2000年至2009年的整體數據沒有太大分別。細看個別數據，課程增刪大多因應合理變遷，例如香港藝術學院2006年舉辦藝術高級文憑（陶藝／繪畫／攝影／雕塑）和視覺藝術基礎文憑，同年亦取消相關文憑和證書課程，可能源自所有學生已修畢，亦無新人報讀，故取消課程，

並開拓升讀課程

2010年的情況最值得留意，整體課程數目上升超過28%，比往年增幅幾乎高出1.5倍，而課程增加亦完全集中於「其他專業及持續進修課程」，升幅高達46%。筆者將該年數據再作整理，發現光是八大院校的附設學院（分別是香港大學專業

進修學院、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及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所舉辦的課程就有 56 個，比 2009 年的 32 個上升 75%。其他學院如香港知專設計學院、香港藝術學院等升幅約 27%，換言之，2010 年總升幅絕大部分來自以上八間學院舉辦的藝術課程。

何謂「濫開課程」？供過於求謂之濫，但也有另一種情況，就是營造需求，然後傾銷。大專課程愈開愈多，學費愈來愈高昂，依然報名者眾，去年多間院校甚至爆出違規超額收生的醜聞，可見社會對於中學基礎教育之外的課程是有極大需求的。但需求是否等於真正需要？對於高等教育的需求，大多源於四個字：「求職、升職」。

據筆者數年觀察，修讀藝術相關課程尤其是本科以上的人大多分為三類：一是工餘怡情養性；一是已為藝術工作者多年，打算再作學術進修；一是工作需要，只求學歷，不求成績。頭兩類自得其樂，最後一類，如果以為能以一紙學歷投身藝術圈，就大抵只能扼腕嗟嘆。

各大院校濫開藝術課程，師資良莠不齊，只是願者上釣。現象背後對教育觀念和自我價值的扭曲，才最令人痛心疾首。

作者曾為《香港視覺藝術年鑑 2007》至《2011》執行編輯，現為自由撰稿人及翻譯本欄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發展，集思廣益，出謀獻策。

林嘉敏